

作家谈高中语文课文



四川教育出版社

作家谈高中语文课文

林从龙 邢桂轮 立 析

编

詹家瑄 傅林华 李海潮

四川教育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李定与

封面设计：罗徽西

作家谈高中语文课文

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10.5 字数 187 千

1985年2月第一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3,100 册

书号：7344·109

定价：1.05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集了李健吾、夏衍、魏巍、秦牧、峻青、李瑛、孙犁、碧野、孙荪、唐弢、郑文光、姚雪垠、马识途、曹禺、臧克家、贾平凹、茹志鹃、柯岩、艾青、茅盾、马烽等二十几位作家谈论高中语文教材的文章和书信。他们所谈的创作情况、创作经验或者回答与课文教学有关的某些具体问题，对我们中学师生理解课文，研究教材和学习写作等方面，都是有很大启发的。它固然适用于中学师生，同时也适合一般爱好文学与写作的同志阅读。

序 言

以“作家谈中学语文课文”为书名，这就说明了问题，本不须作序。但是，我对这本书非常感兴趣，所以还是要说几句算是序的话。

我所以感兴趣，是有原因的。

这几年报刊上发表了很多分析课文的文章，表述了不少精辟的见解，对教师钻研教材大有裨益。但是，作家谈教材的文章却不多见。这本书可算得是对这个缺憾的一点补充。

虽然，作家未必都是评论家，但是作家谈自己的作品却有独到之处，是任何评论家也无法代替的。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，写一篇作品，开头怎样触发了写作的动机，作了哪些准备；动起笔来怎样立意，怎样谋篇，怎样遣词造句；写成之后怎样加工润色；其中哪些地方是得意之笔，哪些地方尚有微憾。如此等等，只有作家自己知道得最清楚。“绣鸳鸯”的“金针”要由操持金针的女工来度与。鲁迅先生非常重视向作家的手稿学习，因为其中包含着从别处无法得到的写作的“金针”，现在由作家

谈自己的体验，应该说比手稿还要好，是真正把“金针”度与人了。希望教师和同学珍视这些学习写作的宝贵教材，认真研究，肯定会受到很大的教益。

但，我所以高兴还不止此。

我们的语文教学要搞好，必须得到作家、语言学家、教育家以及其他有关专家的关怀和支持。单就作家说，许多作家对我们的工作是非常支持的。这本书的编辑出版，就是证明。但是我们主动争取作家支持的工作做得不够，语文教学同作家的联系仍显得薄弱。这本书把语文教学同作家联系起来了，作家的写作经验直接变成教学的营养，这是非常值得欢迎的。一方面，我们要多做工作，例如争取作家多参加语文教学的集会，对语文教学多发表意见，为语文教学多写文章，多给教师和同学讲课；一方面，我们殷切地希望，广大作家对语文教学给以更大的支持，把培养青年一代运用语文的能力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，做数以亿计的青少年的校外的语文老师。

下了一阵雨，残暑顿消，已经有点秋意了。北京的秋天明快爽朗，使人心情愉快。相信这本书的问世，也如爽朗的秋天一样，会使读者愉快，会受到读者欢迎。

刘国正

1984年8月于北京

目 录

刘国正

- 序言 1

李健吾

- 我和《雨中登泰山》 3
关于《雨中登泰山》的五封信 6

贾祖璋

- 贾祖璋和《南州六月荔枝丹》 (张元锦) 12

夏衍

- 关于《包身工》的创作 17
“包身工”余话 22

魏巍

- 关于《路标》 38

秦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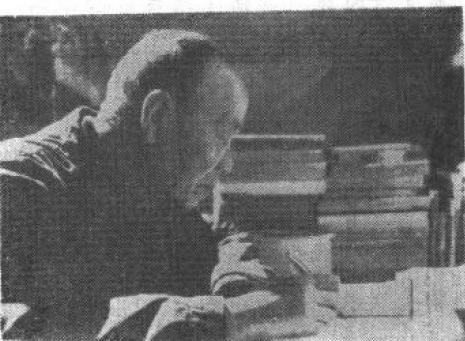
- 关于《土地》、《花城》的通信 42
我为什么要写《菱角的喜剧》 46

就《菱角》请教作家秦牧	(钱大宇)	53
峻 青		
《秋色赋》、《瑞雪图》和《海滨仲夏夜》 的写作经过		58
李 瑛		
我是怎样写《一月的哀思》的		65
李瑛谈《一月的哀思》	(李宁 秦兆基)	91
孙 犀		
关于《荷花淀》的写作		102
关于《山地回忆》的回忆		106
孙犁谈《山地回忆》	(周忠麟)	110
碧 野		
《天山景物记》的写作过程与体会		117
几点释疑		126
孙 苏		
关于《云赋》		131
就《云赋》中的几个问题答读者		136
关于《云赋》的通信	(孙苏 遂良)	138
杨 鉴 警		
我是怎样写《杨树》一文的		147
瞿秋白		
《〈鲁迅杂感选集〉序言》的产生经过 (汤之华)		157

	关于瞿秋白的《鲁迅的精神》 (敬三)	160
唐 弼		
	我写《琐忆》的经过.....	170
	唐弢谈《琐忆》 (鲁宝元)	174
郑文光		
	我写《火刑》	183
姚雪垠		
	谈《虎吼雷鸣马萧萧》	188
马识途		
	且说《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》	196
曹 禺		
	简谈《雷雨》	207
	《雷雨》创作回顾.....	211
	曹禺和语文教师谈《雷雨》 (夏竹)	215
郁达夫		
	说《书塾与学堂》 (于听)	223
臧克家		
	关于《春鸟》的两封信 (臧克家 张厚感)	232
	读臧克家的《春鸟》 (蔡清富)	238
叶圣陶		
	向叶老请教《夜》的小说作法 (刘乡浏)	247
	假如我教《夜》 (叶至善)	250
巴 金		

巴金谈《灯》 (范守纲)	263
贾平凹	
关于《丑石》的通信 (贾平凹 刘路)	268
茹志鹃	
《离不开你》的写作	276
茹志鹃谈《离不开你》 (徐金海 桂悦仁)	279
柯 岩	
《汉堡港的变奏》的写作	291
艾 青	
关于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的通信 (艾青 宋连庠)	298
茅 盾	
关于《春蚕》	307
关于《春蚕》的一封信	309
关于《风景谈》的一封信	310
马 烽	
马烽谈《结婚现场会》 (武国屏)	316
关于《结婚现场会》的一些看法 (缪俊杰 万平近)	
余见 孙钊 唐长殿)	319
后 记	
	324

《雨中登泰山》作者



李健吾

李健吾于（1906—1982），山西省运城县人。他的父亲是孙中山任命的第十九混成旅旅长，1919年被人暗害。李健吾自幼随父在外飘零，后入北京师大附小读书。十三岁开始演话剧，以演旦角在北京出名。参与发起组织北京剧社，创作独幕剧《工人》、《翠子的心》等。考入北京师大附中之后，为《晨报》文学副刊写作短篇小说、新诗和散文。与同班同学蹇先艾等组织曦社，为《国风日报》撰稿。他作为师大附中的学生会主席，积极参加了北大、中学校学生的政治活动。后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，边

读书，边养病，并创作了两部中篇小说《一个兵和他的老婆》、《西山之云》，短篇集《坛子》和一部长篇小说《心病》。毕业后留校当助教。1930年赴法国学习，以福楼拜为主要研究对象；同时写作《中秋节》、《老王和他的一伙》等反对内战、宣传团结抗日的作品，发表在《东方杂志》和《文学》上。1933年回国，在北京参加话剧活动，开始演男角。1935年应郑振铎之邀到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任教。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《福楼拜评传》。这期间，他一边写一些有关叶紫、肖军、艾芜、夏衍等人作品的书评，一边写戏、短篇及散文，在《太白》、《文学》等刊物上发表。其后参与于伶创办的上海剧艺社，上演了他翻译的罗曼·罗兰的《爱与死的搏斗》和他创作的《这不过是春天》、《青春》等。上海沦陷后，他埋头翻译福楼拜的小说，并改编莎士比亚的《麦克佩斯》为《王德明》，改编《奥赛罗》为《阿史那》，后来分别出版。解放后，他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（即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）担任戏剧文学系主任。先后出版了《山东好》、《美帝暴行图》等剧作和他翻译的莫里哀喜剧八册。1954年他到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，写了一些戏剧技巧、理论和剧评等，近年结集为《戏剧新天》出版。1964年他转入外国文学研究所，主编论巴尔扎克和巴尔扎克论文学等书。他翻译的莫里哀喜剧集（共二十七出），已交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我和《雨中登泰山》

李 健 吾

去泰山是我和我的儿子一道去的。我们在兗州下了火车，带着文学研究所的介绍信，以及其他证明文件（如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会员证），先去领导机关说明情况，该机关派了一辆小汽车把我们送到曲阜，由一位副县长热情招待。后来我写了一篇游记，发表在1961年10月的《山东文学》上。我们的本意是去泰山，不料阴雨连绵，一直下了三天，偶尔不下雨，便在曲阜看了个够。可是雨好象单单和我们为难似的，还是那位副县长（我忘了他的姓名，实在不应该）好客，用丰盛的菜饭款待了我们三天。到第四天，雨还是下个不停，我们再也耐不住了，只得向他告别。他也叹了口气，说真糟糕，留不住我们，只得写了一封介绍信，派车把我送到兗州车站。我们父子就这样去了泰安县。

我的本意是去泰山的。为什么？文章里我已经交代清楚了。《人民日报》的文艺版编辑姜德明同志是知道的，约我回来给《人民日报》写一篇游记发表。我们到了泰安，

由教育局安排一位张同志（我忘了他的名字，我的记性实在不好！）陪我们上泰山，约定了第二天上午七时在我们住的地方会齐。可是第二天一早，雨又下个不停，眼看十一点半了。似乎有放晴的意思，我说：“走吧！”我们就这样鼓起勇气，上了泰山。

登泰山不足为奇，妙就妙在雨中。因为我们才到泰山，有时细雨蒙蒙，有时倾盆而下，一直收煞不住。“雨”对游客来说，本来是一件坏事，不过这次出于我们的意外，反而促成我们这次登山的乐趣。寻常上山，有日晒，而无雨淋，是乐趣，也是苦趣。试想一座干秃秃的枯山，就说有意思，也比不上“雨中”登泰山的意味无穷。

文章的主题思想就在写“雨”与泰山的关系。

我多年不回家乡了，今年元旦我回去了一趟，翻过中条山，去了芮城一趟。遗憾的是，我童年的梦破灭了，现实生活告诉我，这座山是光秃秃的，很少有几棵树。记得我在中学时期写过一篇《中条山的传说》（1924年12月，《晨报》副刊），鲁迅先生在《新文学大系》小说二集谬奖，说：“《中条山的传说》是绚烂了，虽在十年以后的今日，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體和灵魂。”其实什么“传说”也不该在中条山有，山太枯了。

所以1961年7月，“雨”中登泰山，显得别有意味。

这篇文章我从自然顺序写起，从下面写到顶点——南天门。为了衬托山高势险，我写自己如何胆怯力弱，又从

游人中特意挑出了一位老大爷“斜着脚步，穿花一般，侧着身子，赶到我们前头”。还挑了一位老大娘，“挎着香袋，尽管脚小，也稳稳当当，从我们身边过去”。这就是我上“紧十八盘”的心情。“小脚”，是裹过的“小脚”。这对我是一种鞭策，一种鼓励。对读者，在困难中，也是一种鞭策、一种鼓励。在这种挣扎中，天快黑了，我不得不奋力，终于上到了泰山之巅，“而小天下”！

回到北京，文章被《人民文学》先下手为强，拿去发表了，我到现在还觉得对不起姜德明同志，因为我失了约。

文章里有“涤河”，读者查不到出处，其实它是汶河一个支流，是从泰山往西南流出的。我有一本乾隆年间“雨山堂”出版的《泰山道里记》，上面写得明白：“《泰山小史》云：‘泉出一天门下一里，水西南流，迨宋创此城，疏泉潆绕其下，城北旧有水道，经岱偏东南出，折而西南，曰运舟街，至城西南出，会涤河入泮归汶。’”《泰山小史》是明朝的书，可能山东省图书馆还有。“涤读音应如奈。”

《雨中登泰山》回避了一些事实。例如年轻男女烧香磕头，求子求福。我们这次去还忙坏了山上的招待所，因为山下虽有电话给它，而我们到时，已经快八点了，它特意为我们准备了干衣裤，和干净的棉被，后来日出虽未看到，它却为我们准备好了观日出的棉大衣。这些都是值得感谢的。第二天下午我们下山，天晴了，瀑布小了，几乎看不清楚了。所以“雨”中登泰山，还是值得的。

关于《雨中登泰山》的五封信

李健吾

(一)

谢谢你的来信。

“斗母宫”应是“王母庙”之误。“瑰奇”应做“瑰丽”。第一次的“南天门”应是“一天门”。“峻嶒”应是“崚嶒”。请予付印时一律加以改正。

(1982年6月28日)

(二)

接到来信，催我答复。我因后面书房尚未完工，方才寻找，勉强找到《泰山道里记》一本老书，是乾隆的书，其上有图可寻，唯名称稍有变更。其中南天门确为“一天门”，“孔子登临处”，即在其旁。“中天门”即《道里记》中所谓“二天门”，可以不改。“南天门”即《道里记》中所谓“三天门”。《记》中通称为“南天门”。《道

里记》中“自序”说，“其中有一地两称或名同地异”，盖自古亦然。“一天门”书中又称“红门”。我根据的版本是北京出版社1963年的旧版。此书现在宁夏人民出版社，因为它要我的散文集。我抄了一份，打算寄往四川人民出版社，因为后者要出我的三本选集。

我因杂务多，回信略迟。请谅。如更正，第一次所见之“南天门”请改为“一天门”或古人所谓“红门”。“峻嶒”请改为“崚嶒”即可。

有关教学方面的事，你就饶过我吧，手头事甚多，既忙，亦不敢献丑也。

(1982年7月16日)

(三)

我又仔细读过，除明日函告外，请在教本上，将23页之“斗母宫”改为“七真祠”。看前文自明。

(1982年9月下旬)

(四)

拙文《雨中登泰山》，发现有一字应改过。即21页，应劭说：“……所谓磨胸‘捏’石……”“捏”字应改为“搘”字，读如“余”。《康熙字典》亦作“昇”，但正字应为“搘”。《泰山道里记》亦作“搘”。请再版时改正为荷。